

子孙万代

(芗剧演出本)

編劇：陈綫明

一九六四初稿

(为纪念红色少年刘文学牺牲五周年张高谦牺牲三周年而作。)

人 物 表

高文山：男，十三岁，小学五年级学生，少先队中队长。

高妈妈：高文山的妈妈，五十六七岁，左臂和手因伤残废，弯曲在胸前。

老支书：男，六十余岁，红星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

丁阿元：男，十三岁，高文山的同班同学，少先队员。

丁大媽：丁阿元的母亲，五十二三岁。

丁大叔：丁阿元的父亲，五十七八岁。

秀 妹：女，十二岁，高文山同班同学少先队员。

小冲锋：男，十二岁，高文山同班同学少先队员。

王才发：男，四十多岁。

辛綢玉：王才发妻，三十五六岁。

男少先队员三人。

女少先队员两人。

民兵甲、乙。

群众若干人。

第一幕

时 间：1961年冬天的一个黄昏。

地 点：福建农村。红星生产大队羊栏边。

布 景：右后方露出羊栏一角，羊已回栏，栏门紧闭。羊栏边有一株盛开的月月红，有天然的文堆、石凳。左侧挺立着一棵英雄树。夕阳西下，霞光晚照，归巢的小鸟吱吱喳喳叫个不停，羊群也不时发出咩咩的叫声。（布在歌声中徐起）

歌 声： 月季花，香又红，
酷暑寒冬月月红，
少先队员学习它，
一颗红心永为凭。（高文山上）

高文山：（唱）队里羊群缺人管，
红领中争当饲养员。
昨天羊儿丢失三只，
到处寻不见心挂牵。

秀妹和两个女少先队员由右侧同时上。

秀 妹：文山哥，你找到了吗？

高文山：没有，你们呢？

女孩们：我们也没有！

秀 妹：（唱）东山岭，周厝坪
四处找来四处行，
山前山后不见羊影，
到处听不见羊哭声。

高文山：真奇怪，牠们到底跑到哪去呢？

秀 妹：小冲锋和丁阿元他们到西山祖坟地去找，说不定能找到呢！

高文山：（摇头）你们看。

小冲锋：哟！胆小爱哭又爱啼，软似一粒禾捆。（众笑）

高文山：瞧你们，丢了三只羊，还高兴呢。这事怎么对李大叔说呀！你们记得吗？

（唱）五九年，冬天时

高文山：(唱)东山岭到西山祖坟地

中间一条金沙溪：

没有桥也没有路，

手心哪里能淌过溪。

(白)我看羊不会跑到那兒去，

(小冲锋脖子上挂了一串死鸟，一声高叫“冲呀！”拉开弹弓从左侧冲了上来，三个男少先队员随后跑上，被秀妹拉住)

秀妹：小冲锋，叫你去西山找羊，你怎么又去打野仗？

小冲锋：谁说的(对文山)报告中队长，我们强渡金沙溪，占领西山祖坟地，然后分两路前进，一路是丁阿元牵枪匹马向南填搜索，一路是我们四个人向北填色抄。

高文山：羊找到没有？

小冲锋：山上、山下、山前、山后、土洞、石坑都找遍了，连一根羊毛也没找到。

秀妹：(不满地)一根羊毛没有找到，小鸟可打了一大堆，

小冲锋：那是我们回来时候顺便打的。

秀妹：那阿元呢？

小冲锋：我不知道。

秀妹：你怎么不知道。

小冲锋：奇怪，哪！你他没有交给我我怎么会知道。

秀妹：小冲锋，你这算什么指挥官，自己带一大群兵马冲来冲去，神气十足，都把丁阿元孤零零一个人丢在南填，南填多偏僻啊，一定会把他吓坏的。

小冲锋：你懂得什么？阿元这个胆小鬼，就是要锻炼锻炼。

秀妹：要是碰上狼怎么办？

小冲锋：碰上狼，打嘛。

女孩子们：他敢打，只怕哭都来不及。

小冲锋：哟！胆小爱哭又爱啼，软似一粒米糊。(众笑)

高文山：瞧你们，丢了三只羊，还高兴呢。这事怎么对李大叔说

(唱)五九年，冬天时

生产大跃进干劲冲天
队里买来九只羊，
李大叔欢喜笑微微。

秀 妹：记得：

(唱)李大叔养羊争红旗，
自修羊栏又搭草棚，
爱羊胜过自己性命，
日日夜夜不分离，
时间不过两年，

(众合唱)：

羊群满山边，
只只肥呱呱，
吃得滚滚圆。

秀 妹：(唱)从来病灾未丢失，
真是，人勤畜旺喜冲天。

文 山：(唱)可是，
前几天李大叔生了病，
养羊任务交咱红领巾，
突然失羊咱们有责任。

众：(唱)一惹被老爷爷大批评。

文 山：就是不挨批评咱自己也不安心。

女孩们：我们才爱上几天，就惹下了大祸！

高文山：要不是李大叔病倒了，大人们都忙着去挖水渠，老爷爷也不会同意把羊交给我们。

秀 妹：还是高妈妈对老爷爷讲：还说我们读的是全日制小学，上午上学，把作业留到晚上作，下午天是完全能去放羊的。老爷爷这才答应了。

高文山：可是，现在羊丢了，找又找不着，怎么办？唉！都怪我，都怪我昨天下午不该把羊交给了阿元一个人，自己先走了。

秀 妹：这不能怪你，昨天，你是为了因羊快下羔子的事去找李大叔。都怪了阿元不负责任。

小冲锋：对，怪来、怪去都怪阿元……

(丁阿元没精打神的上向小冲锋盯了一眼，小冲锋也还盯他一眼)

高文山：(还要说什么，见丁阿元上，忙改口)丁阿元，找到羊了吗？

丁阿元：没有。(坐到一边)

小冲锋：没有？说得那样轻松，羊是你丢的你也还不着急！(二人又互相盯眼)

高文山：小冲锋，你不可以这样乱嚷嚷。

秀妹：我问你，昨天送羊进栏时，到底教过没有？

丁阿元：教，教过了。

孩子们：什么，你先头不是说没教吗？

丁阿元：现在我想起来了，是教过的。

女孩们：一共几只？

丁阿元：(想了想)三十八只。

男孩们：把羊栏门关好没有？

丁阿元：关好的。

小冲锋：关好会丢了三只

阿元：我，我不知道

小冲锋：你不知道，真好玩(“利眼”)

秀妹：这样说来，丢羊的事，跟你毫不相干了？

小冲锋：这样说来，那三只羊是“呼”地一声，自己跑出羊栏玩去了。

(孩子们都笑起来。)

高文山：栏门紧闭栏架高，羊儿那里跑得出去。

秀妹：那一只是，被人偷走了。

孩子们：对，一只是被坏人偷走了。

秀妹：阿元你说是不是？

阿元：我，我不知道。

高文山：(突然想起一件事)丁阿元，听我妈妈说，昨晚丁大嫗在烧羊肉……。

丁阿元：我，我不知道！

孩子们：什么，你家吃羊肉？

秀妹：那羊肉是从哪来的？

丁阿元：（有些紧张）我不知道。

女孩子们：怪事儿！

小冲锋：不知道，好玩（“利眼”）

秀妹：你不知道？骗人！

小冲锋：你不知道我知道，就是你家把羊偷去东来吃了。

丁阿元：（气极）什么？你说我家偷羊，有什么证据？

小冲锋：不偷羊，哪会有羊肉吃。

丁阿元：难道你家吃的肉都是偷来的。

小冲锋：反正队里丢了羊，你家就烧羊肉，这就是偷杀了羊嘛。

丁阿元：你冤枉人！你冤枉人！

小冲锋：（拿起丁阿元胸前的红领巾）少先队员嘛，偷了羊就要勇敢承认错误，可不能丢少先队的脸呵！

丁阿元：（把红领巾扯下向小冲锋摔去）只有你是好队员！你冤枉人，我告你去！好呀……（哭叫着跑下）

高文山：（把红领巾拾起来）小冲锋，你呀，就是这样乱冲，怎么能说羊是丁阿元家偷的呢？

小冲锋：你不是说，丁大婶昨晚烧羊肉嘛！

高文山：我没有说是他偷呀！我只不过想问问，那羊肉是从哪来的。

秀妹：没有偷羊就好好说嘛，丢掉红领巾就不对！

高文山：我们乱说也有不对，这时，他一定是向老爷爷告状去了，走，我们也找老爷爷去（孩子们欷下。小冲锋喊声“冲呀”：就要跑）

文 山：等一等，小冲锋，等会儿你把这些红领巾还给阿元。

小冲锋：他丢红领巾要我送还，奇怪，我不干。

文 山：你乱说话不对，就让你送还。

小冲锋：好，我说不对我送还，冲呀！（与众跑下）
（稍停）。

老支书上。

老支书：（唱）
龟蛇入水水起浪
虎狼伏窝刮山风
队里失羊事怪异
麻痺不得须提防

(丁大婶拉着阿元上)

丁大婶：老支书，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呀，那群小崽子专欺负阿元还不算，这会又欺负到大人头上来了。

老支书：欺负你什么？

丁大婶：(唱)我长年眼睛病不停，

施一碗羊肝当药引，

小崽王文山欺人太甚，

硬说我们是偷羊人。

老支书：呵呵，原来是这样，你那羊肝羊肉是从哪儿来的？

丁大婶：(唱)辛綢玉对我一片好心

问寒问暖问病情

送一个羊肝治眼病

二斤羊肉补我身。

老支书：是辛綢玉送你的？她那羊肉又是从哪儿来的？

丁大婶：唉！老支书，别人送你东西难道还问这个？

(唱)送礼不是搞斗争

怎好问话问到根

她又不是三些小孩

难道会偷羊来送人情

老支书：大嫂呀，

(唱)王才发和辛綢玉，

与咱们不是一条心

他解放前住城市见过大世面，

做黄牛，跑单帮样样精，

解放后虽然对他教育严紧，

他骨子里还是不死心。

如今自由市场开放，

你看他又手痒心动想吹腾，

大婶呀：一碗羊肝非要紧，

怕又怕羊肝迷了你的心

丁大婶：(不在意地)嗯。老支书，说得那样严重，我又不是三些小孩会被他骗去，不管、不管、今日这事情你一定要替我们作主，把那群小崽子治一治，不然的话，往后我

家还敢吃吴啥的呀？

老支书：好吧。你身子不好，先回家去歇着。我带阿元找文山他们去，把事情弄个明白。

丁大婶：好老支书，我就信着你了。（下）（老支书与阿元在树下轻轻谈话。

（小冲锋在左侧一弓弹打到英雄树上，一只鸟应声落地掉在阿元头上，其余的鸟吱吱喳喳飞走了。小冲锋跑上。

小冲锋：嘻嘻，打得好准，又是一支。

丁阿元：小冲锋，老爷爷叫你。

小冲锋：（见老支书，转手跪下，高叫）文山哥，文山哥，老爷爷在这儿！（又转身上）

（高文山，有妹和孩子们跑上。

孩子们：（敬队礼）老爷爷你好！

老支书：好好！

（冷场。

老支书：孩子们，怎么不说话呀？

（孩子们推高文山说。

高文山：老爷爷，我们是给阿元送红颈中来的。（要小冲锋送红颈中）

老支书：（这时才发现阿元没戴红颈中）啊，阿元的红颈中怎么会在你们那儿？吵架了。

（要他讲关于红颈中的事，他扭着头不肯讲。

有妹：是这样的：

（唱）队里三只羊丢了后

小冲锋说是他家偷，

阿元与他又吵又闹，

丢掉红颈中一去不回头。

老支书：小冲锋，你凭什么说丁阿元家偷羊呀？

小冲锋：嘻嘻，我说得不对，已经收回了。

老支书：阿元，小冲锋已经承认他说得不对，就别丑住他的气了。

小冲锋，丁大婶煮的羊肉是别人送的，不是偷的，你很勇敢但要记住，凡事都要开动脑筋多想一想。

小冲锋：记住了，老爷爷。（举起右手用食指在太阳穴前画了两

圈，表示开动脑筋。）多开动脑筋想想对不对？

（众笑。）

老支书：对！对！（从高文山手上拿来红领巾）孩子们，这红领巾得来不容易呵！它是千千万万的英雄烈士用鲜血给染成的。别的不讲，就讲文山他们家吧：

众：文山他们家怎么样，老爷爷你说吧（拉老支书坐下众围看听）

老支书：好！我说

（吟）红旗招展红日升

共产党领导窮人大翻身

战斗红旗永不倒

祖祖辈辈都是护旗人

（白）算起来文山他爷是咱们村里最早闹革命的人

（唱）他爷爷最早当红军，

跟随毛主席去长征，

大渡桥头；有勇战白匪，

为革命英勇牺牲，

他爸爸是咱们游击队的领导人，

打杀过多少地主豪绅，

有村解放的那天清晨，

就在这英雄树下献了身；（指英雄树）

他大哥和大姐闹革命，

出入在教堡匪窟，

为了掩护党的领导机关，

被敌人用刺刀夺去青春，

祖孙三代四个人，

前赴后继英勇斗争，

为了争取下一代的幸福，

鲜血都染上这条红领巾！

（白）这红领巾上不只染上革命先辈的鲜血，也染有少年英雄的鲜血。

众：哦，谁呀！谁呀！

老支书：这的不说，像你们最熟悉的少年英雄刘文学和张富顺，

他们献鲜血，他们献生命，他们献青春。

(唱) 红色种子，红色根，

红色少年革命心，

不怕狂风和巨浪，

敢和坏人作斗争。

孩子们：(接唱 后台合唱)

坚强的红领巾

勇敢的红少年，

他们是我们的好榜样。

永远活在我们心上。(重句)

老支书：(举起红领巾) 孩子们，这红领巾得来不易，要好好爱护它。(对阿元) 可不能随便去掉呀。要知道，你们戴上红领巾，就是要你们向先烈们学习，时刻准备着，作个红色的革命接班人。(为丁阿元戴红领巾)。

高文山：(独白) 作一个红色的革命接班人。(猛地转向孩子们) 同学们，我们和刘文学、敬高谦一样，都是少先队员，都是十二、三岁的少年，要是遇到坏人，敢不敢向他们勇敢斗争？

(孩子们都愣住了。)

秀妹：(反问) 你敢不敢？

文小：敢

文小：我也敢

老支书：这得才对，以后凡事都要……

小冲锋：要开多脑筋，对不对。

老支书：哈哈！好，孩子们，我和大队长他们今晚就要赶到县里去开会，丢羊的事，队里已在调查。往后，你们只要负责把这些羊管好就行了，可不要再吵架了。(下)

高文山：老爷爷你的锄头

孩子们：老爷爷，再见！再见！

高文山：老爷爷去了咱们来讨论丢羊的事好不好。

孩子们：赞成！(众围在一起，小冲锋讲和地拉着阿元一起坐，阿元不理，两人瞪起眼睛)

高文山：大家说，丢了队里的羊，该怎么办？

（孩子们交头接耳议论起来，只有丁阿元低着头不讲话。）

高文山：丁阿元，你怎么不说话。

丁阿元：我不知道。

小冲锋：真好玩，你就会不知道。

高文山：小冲锋你就会乱乱冲。

秀妹：我看呀，羊是找不着了，弄丢了公家的东西，总不能就这样算了。

小冲锋：我提议去买三只羊来赔。

秀妹：誰出钱？

高文山：大家出。

女孩们：我们没钱。

男孩们：我们不干。

小冲锋：誰把羊弄丢的誰出钱。

孩子们：对对！该丁阿元买羊来赔。

丁阿元：我没有钱，我不干。

小冲锋：是你把羊弄丢的，就该你赔。

丁阿元：我不管，我不管，我就是不赔。

孩子们：就该你赔！就该你赔！（大家嚷作一团）

高文山：同学们，不要吵！老爷爷刚才还叫我们不要吵架，又吵起来了，同学们，不要吵好不好！

（孩子们不听，仍吵嚷不停，丁阿元急得哭起来。）

（高妈妈残废的左臂曲在胸前，右手摸着个灰色袱上。）

秀妹：高妈妈来了。（立即停止争吵）高妈妈：（向高妈一跑去。）

孩子们：高妈妈，高妈妈！（涌上前去迎着她）

（丁阿元仍在哭泣，没有劲。）

高文山：妈妈，你上哪儿去？（伸手要拿过色袱）

女孩们：（抢着）高妈妈，我帮你提。（同时抢过色袱）

小冲锋：高妈妈，你累了吧，快坐下。（指高妈妈坐）

高妈妈：不累不累，孩子们，你们在争论着什么，（看见丁阿元在擦痰）阿元，为什么哭了？勇敢的孩子是不哭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秀妹：高妈妈，阿元弄丢了公家的羊，大家要他买来赔，他痛

不肯，才吵起来的。

高妈妈：你们关心公家的东西是好的，可不能逼着阿元赔呀。我问你们，羊找到了吗？

众：到处找都找不到

高妈妈：我们队里这三只羊丢得奇怪，看来十有九成是被人偷走了，可是，到底是谁偷的呢？你们想过吗？

小冲峰：反正他丢了羊就该他赔

阿元：我不赔。

众：要赔

高妈妈：不要吵了，听我说比如：

(唱) 王二丢了队里一只鸡，
李四偷吃了队里这只鸡，
大家仔细想一想，
到底是谁该赔鸡？

孩子们：当然该李四赔鸡。

高文山：妈妈，我懂了，现在我们应该把破坏集体偷羊的坏人找出来。

高妈妈：对呀！咱们做事情一定要从党和集体的利益出发，谁敢破坏咱们就勇敢地和他斗争，好我来了（从女孩子们手里拿过包袱，打开，突然又把包袱放下，从里面拿出两三条小孩穿的棉衣来）秀妹，这是你小弟的棉衣，交你带回去吧，看得上你们家去了。

秀妹：（惊喜接过棉衣）棉衣，好好！

(唱) 北风呼呼刮得寒
小弟正弄棉衣穿，
看见这件新衣裳，
爸妈心里真喜欢。

(白) 高妈妈，你真好，谢谢你了

高妈妈：缝一件衣服谢什么呀！好我走了。

众：再见！（高妈妈下）

女孩子们：哦：我刚才看见高妈妈包袱里这么多小孩衣服，一定都是。

秀妹：那还用说，村里的大人都在忙着修水渠，他们的孩子也

都在等着要棉衣呢。

小冲锋：高妈妈，你只有一只手干活儿，这么些衣服还要缝多久呀？

高文山：妈妈每天夜里缝到很晚很晚才睡觉。

男孩子们：那多累呀！

小冲锋：要是我早就睡着了。

女孩子们：一定很辛苦。

秀妹：我爸常说，高妈妈的心里呀，就只有个党和集体，为大家做事再辛苦她也欢喜。

孩子们：对，我们都要向高妈妈学习！

（孩子们回到羊栏前。）

秀妹：高妈妈叫我们事事都要向着集体，可我们弄丢了队里的羊，可这总归是对不起集体呀。

高文山：我正在想，我们能再给队里作点事才好。

小冲锋：还有什么好作的？挖水渠吗，老爷爷又不准我们去。

高文山：再想想看，还有没有别的活儿好干？

秀妹：嘻，有了。昨晚听我爸说，社员们都在忙着挖水渠，队里还缺些防霜冻的柴禾，不如咱们去西山祖坟地那里替公家砍一捆柴。

高文山：（白）好：就这样决定了。

小冲锋：（唱）好是好没有时间怎么办。

高文山：哪儿会没有时间，只要你少打几只鸟就行了。我想，最好揀一个大家都有空的时候，让全中队的同学们都去，这样会砍得多些。

女孩子们：星期天，星期天大家都空。

秀妹：明天就是星期天，咱们明天上西南沟去砍，那里柴多。

小冲锋：好，我通知第一小队去。（欲下）冲啊！

高文山：别忙。我们不是说要查出偷羊人来的吗，这事该怎么办？

小冲锋：我有办法。

（唱）解放军叔叔本领高，

侦察英雄是英豪，

我们也来个侦察队，

色管坏人无处逃。

孩子们：好！组织个侦察队。

高文山：好，就这样办，小冲锋、秀妹，我们三人一组，到村东头去侦察那几家地主、富农；还有王才发那个家伙，一天到晚贼头贼脑的，他家也不能漏掉。丁阿元，你带领其余的同学，去侦察村西头那几家地主、富农，立即出动。

小冲锋：是

孩子们：（唱） 红色种子红色根，
红色少年革命心，
不怕狂风和巨浪，
敢和敌人作斗争。

（孩子们雄赳赳地唱着，丁阿元没精打采地跟在后面。）

—幕落—

第二幕

时间：比前幕开始的时间晚一点。

地点：王才发家的院墙内外。

布景：院墙从中右后方约成半圆形围向左侧，中间有一大门，门右是土墙，门左的土墙已倒塌，改用竹篱笆围着。从篱笆外可看见墙院内的活动。院内约占台面三分之二，左侧是住屋墙壁，中间是房门，两边有窗，院墙外是一条大道，沿着院墙中左右方走去，遇高丁两家。大门对面有棵老榕树，枝叶伸展到墙头，树下有天然石凳。

（辛绸玉甩着条汗巾，拖着根扁担自右侧上。）

辛绸玉：（念） 下义地，一身全是病，（“病了”）

跑回家，轮装人遭瘟，

不管你催命鬼多厉害。

辛绸玉钻空子跑出去，

哼。

(唱) 我本是城里一枝花，
名声响遍满城满街。
又贫王才发钱钞多，
才愿意和他做夫妻，
解放后变了天地。
我金凤凰变成臭头鸡，
随才发回山沟来受罪，
被迫劳动像似做牛马，
今天叫锄地，
明天叫种瓜，
害得我这双白嫩手，
黑似沙锅底，相似鲑鱼皮，
问天公来问土地，
辛绸玉为何这样倒霉，

哎哟，累死我了！（抱着扁担进院内。）才发！才发！
这死人，……大早进城，太阳下山了还不回来，他倒逍遥得很，可就苦死我了！真是气死人！（坐下生闷气）
唉！我还是把薯薯干收拾起来，等他回来再和他算账。

（丁大婶向右侧上。）

丁大婶：(唱) 我家那个老木头，
只顾集体不顾家（“兜”）
一天算盘不离手，
油盐柴米 娘儿受欺，
他全不放在心头。

（蹒跚地走到老榕树边，坐下）（捶腿、擦眼）

辛绸玉：（闻声一惊，抬头见是丁大婶，忙笑嘻嘻地走了出来。）
大婶呵，看你老人家累的，快请屋里坐。

丁大婶：不用啦，哟，你们今天这么早就收工啦？

辛绸玉：哼，那些催命鬼不到天黑是不会收工的？我，我是肚子疼，才先回来的。

丁大婶：肚子疼呀，快去歇着吧。

辛绸玉：不，这会儿已经不疼了。

丁大婶：（长叹一声）唉……

辛绸玉：你老人家什么事情不高兴？

丁大婶：唉，还不是为了阿元那孩子。

辛绸玉：（有表紧张）他怎样啦？

丁大婶：他太老实了，文山他们那群小霸王呀，专门欺负他。

辛绸玉：大婶呀，我要能像你这样，有个一儿半女的，早把他送到城里上学去了。

（唱）凤凰窝里出凤凰，

城里和乡下大不同，

城里读书城里当干部，

管大管小真威风，

那可接你去城里住，

做一个清闲享福的安乐公。

丁大婶：我原本也是这样打算。等阿元小学毕业了，就送他进城上中学去。

辛绸玉：大婶呀，要送就早送，乡里这娃娃班，一天只唸半天书，学得个啥？再说，阿元兄弟老跟文山他们那群野孩子跑，不被带坏的人才怪。

丁大婶：这倒也是，不过，现在能去吗？

辛绸玉：谁说不能，转学嘛。我娘家在城里，明天才发进城时，叫他找我哥哥替你想办法。

丁大婶：那就拜托你了。噫，才发不是要挖水渠吗，几时能有空进城？

辛绸玉：哎呀，大婶，你还不知道，那天才发挑了快两百斤重的一担土，从两三尺高的高坡上摔下来，这几天请假没有上去。

丁大婶：摔得这样厉害，可要多歇着矣。

辛绸玉：他这人呀，就是闲不住，再说，好不容易有几天空，自当地里的菜呀啥的，正好送进城去卖掉。

丁大婶：你们真会打算。

辛绸玉：当家过日子嘛，不这样不行。

丁大婶：我家那老头子呀，就不懂得这些。